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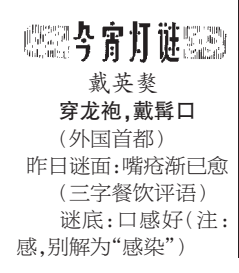
临近岁末，我们癌症康复学校第 70 期的学员又一次年终聚会。每年年底，我们几十个学员总要凑份子在酒店吃一顿饭、唱唱歌，聊聊各自一年来的情况。都是患过大病的人，共同的遭遇把我们的心连在了一起。我们中有公司老总、有下岗工人、有大学教授、也有家庭妇女；有的年逾古稀，有的未到中年。共同的感受超越了年龄与身份，我们像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般，互相勉励着去进行这场与命运的决战。

我们与生命有个约会

和其他的年会一样，我们的年会也充满着欢乐；不一样的，我们的年会还有着许多的心酸与感动。这三年來，每年参加的人数都会减少一些，因为有的学员故去了，有的复发了在医院里來不了。但只要能走得动、能说话，大家都会尽可能参加。

这天，我们是在南京路的一家饭店里。大家三五成群或站或坐地聊着天儿，微笑、握手，更多的是用传递温度的拥抱，来表达着多日不见的问候与挂念。

不少人都有了变化。小张新长出的头发



除夕，我独自一人，特地走出家门，领略此刻外面世界的别样风景。此时的街头，显得特别整洁安静。小区附近有一家小点心店，当门是一个烧煤的大炉子，终日火光熊熊，油烟缭绕，人行道上也积起一层乌黑的油垢。再过去是一家制作铝合金门窗的店，店里时常响起刺耳的噪声。一些铝合金门窗的半成品，常常占据着人行道上狭窄的空间。这些小店，在给居民带来方便的同时，也给环境带来影响。而现在，这些小店人去屋空，卷帘门紧闭着，门前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再过去，是一条交通要道。这条马路虽然宽敞，但平时川流不息的车辆将整条马路填得满满的，现在却空荡荡的。红绿灯依旧像平时那样不停转换着，现在它的目光却似乎有些惊奇。偶然有车辆驶过，快捷而平稳，车轮碾压路面的沙沙声，也显得轻柔。再不平平时焦急的喇叭声，也不见急躁的抢道举动。一辆辆车如同在街头漫步，有着神定气闲的风度。路上行人也极少。偶然迎面相遇，不再是汹涌人流中的视而无睹，而是有了目光交织，从中还蕴含着一丝问候。为何生活在荒村野漠的人会一见如故，而生活在都市里的人却彼此陌生，此时似乎有点明白其中的道理。

说来很惭愧，自从退休后，再也得不到工会发的电影票，因此基本与看电影无缘了。特别是那些元旦、春节前动辄百把元票价的贺岁大片，更是让我们这些领取养老金的退休职工望而生畏。

好在如今有电视，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看大屏幕液晶彩电，效果也不错。再加配了数字电视的“机顶盒”，前几年买的贺岁老片也能调出来看看，“也算过了把瘾”。不过，老婆却调侃我是“阿 Q 精神”。的确，电视屏幕无论在视觉还是在听觉上，又怎能和坐在电影院里相比？

转机发生在去年年底，儿子教会我一招绝技——上午 11 点钟上网“秒杀”电影票。自从学得此“武林绝技”，到今年初，我和老婆已经观看了《金陵十三钗》《龙门飞甲 3D》两部贺岁大片，而且都是在

来。但这里没有抱怨、没有眼泪；有的是相互鼓励和祝福，是对明天的强烈渴望与追求。爱唱歌的老马在话筒里唱着：“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是的，生活并不总是阳光灿烂，也会有雨雪冰霜。患病的我们是不幸的、是无奈的，但更是坚强的、乐观的。正如有人说的那样：也许我们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但至少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小张患病休养这几年学会了弹古琴，她说：“以前工作太忙，现在病休反倒有时间做些以前想做而没空做的事情。”小杨有着模特般的高挑身材，康复后参加了社区里的时装表演队；小严已康复 5 年多了，身体不错，就参加了上海市志愿者协会，为社会尽一份力。还有更多的学员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做着力所能及的事，为自己的生命增添精彩！

浦东农村来的孟大姐在做“保守治疗”，她今天穿了一件自己手织的短袖长款针织衫，罩在大红的羊毛衫外面显得那么时尚。我拥抱了她，说：“明年聚会时大姐再织件新款给我们看。”她笑着说：“一定，一定！”“来来来，让我们明年再聚，一个都不能少。”有人提议举杯，饭桌上的每个人都举起了酒杯，酿红色的酒映红了每张笑脸。感人的歌声唱了起来：“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明年，我们将与生命再约会……

暮色渐渐浓起来了，而我还不想回家，继续在街头漫步。经过一个路口，眼角瞥见一辆轿车正右转弯。平时这路口车多、人多，常常发生人车争道的现象。按照平时的习惯，我下意识地后退一步，想让轿车先走。然而那辆车却停了下来，分明表示出让我先行的意思。我经过车前，透过挡风玻璃，看见一位中年男子坐在驾驶座上看着我，我朝他点头致意，他向我微笑。心情分外愉悦，继续前行，享受街头这难得的宁静和安详的氛围。夜色笼罩下来，我依然在街头漫步。又来到一个路口，眼前矗立着好几幢大楼。大楼上上下下的窗户外，透出明亮灯火。过节的人们，此刻正在合家团聚，吃着年夜饭……我真的很享受这样的宁静和安详。

除夕在街头漫步

王鸣光

新民晚报

浙江湖州位于太湖南岸。以前，太湖的风光都在北岸的苏州、无锡，如今，湖州加紧开发，指环式的五星级酒店、渔人码头、高尔夫球场相继落成，终于分得旅游业的一杯羹。只是，处处新楼崛起，原先芦苇围岸、阡陌纵横的原始风光不再了。

但近日去玩，惊见岸边居然“种”了一排“椰子树”，树干高大、挺拔，可是一眼就可看出是假的！

真是明白，何以要在波浪翻卷、质朴自然的太湖岸边，

中国汉字是线条构形的艺术，是在抽象表现样式中糅纳具象内在精魂与厚重历史文化信息的人类智慧结晶。美学理论界定，东方线条构形的抽象，比源自西方块面的构形的抽象更“棋高一着”。汉字滥觞时期的甲骨文（金文），每一字都是一幅简明精严、蕴意隽永的美图，“朝”与“晨”便是表现日出的两幅传世杰作。

“朝”（见图 1）的甲文构成，一边是旭日从林间（“日”的上下皆为木）冉冉升起，一边是宿月尚未褪尽，仍高悬于天穹。晴朗日子的早晨，我们在任何视野开阔之处都可以欣赏到“朝”所呈现的日月并存同辉、阴阳交替轮换的奇妙自然景观。而“朝”正是这个亘古不变实景的写生、集约与演绎的高标独出的人文艺术作品，闪烁着哲理和诗境的光泽。

而同样表现日出的“晨”字，则另有一番风情。

周金文“晨”从日从辰，先人早已发现太阳上有黑点（黑子），并认为这黑点是三足神鸟，故在日字中置短横，曲横及点示之，日鸟、阳鸟都是太阳的古称。

■ 图 1 朝（甲文书法）



改善生活

夏伯年

那年春节前夕，我写了一封信给大伯：“父亲去世多年了，您也好久没来上海过年，今年请您到上海来过个年，改善一下生活，让我也尽个孝。”除夕那天，大伯背着大包小包来了，他说：“山区里没什么东西，这是我自家种的玉米、红薯……”儿子高兴地跳了起来：“太好了！今年过年我们可以改善生活了！爸，在年夜饭上，我要吃玉米红薯粥……”

杀购票的那一秒钟！我要全神贯注地在“开闸”那一瞬间，按下关键的确认键。

我是幸运的，4 次“秒杀”成功了 3 次！当看到手机上收到已经成功购票及 8 位数的密码短信后，我感到自己仿佛又回到了青年时代！开心的还不止于此——

在电影院门口取票机前，看到售票窗口上方那 100 元-120 元一张的电影票价格，而我“秒杀”来的仅 10 元一张，成就感陡然而生啊！因为我已经多次在取票机上输入手机号码和密码取到纸质电影票，所以还经常为那些第一次使用取票机的人提供帮助。这时的我，真的感到自己并不落伍，而且走在“时尚感觉”的前列！

马蒋荣

准的闪电战！

提前半个小时，我就早早登录进入网站了——这个网站我已经注册，有本人的银行账号可随时付款。点击导航条的“手机影票”系统，查到系统当天即将提供“秒杀”1000 张电影票的信息，再挑符合自己要求的影剧院、片名、场次、座位号。一切就绪，就等 11 点整进入秒

嫁接的风景

钱凤伟

“种”上这样一排没有生命、也没有生气的假椰子树？

是太湖边不适宜种树？显然不是，湿润的江南气候，太湖边的沃土，即使插个棍子也会发芽。

而更让人搞不懂的，何以偏要“种”椰子树？

椰子树是亚热带树木，本属于“亚热带风光”，而太湖本来就是地道道、土生土长的“江南风光”，

“辰”为蚌镰，甲文（见图 2）中有这样明确的表达：上为蚌壳之形状，下为两根绳系缚于大拇指，昭示当时人们已开始以蚌作镰收割稼禾（古人造字常加“附件”说清，如瓜字在圆形旁配藤蔓，辰亦如是）。因此含有辰本义的字农（農），及由“辰”之使用衍生出的振、震等字都有“辰”。

另如唇（脣），其形如辰。“辱”，形作辰与手（寸）分离状，意寓农夫以失耕为耻辱也。

我们知晓了“辰”的初谊，再谛视“晨”字，即便是今天使用的缺少形感的方块正体字，鉴于日、辰字根俱在，也能意与冥会，情与灵通，见微知萌地推测（非臆测）“晨”的本义。即此字要说的

梦笔寻踪

我们知晓了“辰”的初谊，再谛视“晨”字，即便是今天使用的缺少形感的方块正体字，鉴于日、辰字根俱在，也能意与冥会，情与灵通，见微知萌地推测（非臆测）“晨”的本义。即此字要说的

图 2 辰（甲文）

蜗牛上吊死了！令人难以置信啊。的确，蜗牛的躯体已经干了，只有空壳还悬在半空。

曾几何时，蜗牛拖着房子走，令许多无房族羡慕不已呢，尽管那只是个小小小的蜗居。

蜗牛的壳不仅是栖身的房子，更是护身的盾牌。很多要吃它的动物就因为那个硬壳而下不了口。保护自己也很简单，只要遇到危险，及时缩进壳里就行。畏缩，也就成了蜗牛的习惯。

蜗牛喜欢爬在潮湿的阴凉地里或乱石堆中，正好有种叫克鲁蜀的蜘蛛也常在这些地方造窝。这种蜘蛛虽然只有黄豆大，但经过时早把蜗牛吓得够呛。蜗牛就是这样，只要有丁点风吹草动，都是缩进壳里再说。其实小蜘蛛吃不了它，这只蜘蛛只是在寻找建房子的材料。蜘蛛要在悬空的石块下面建窝，它首先要在附近找些小东西吊起来，然后靠这些有重力坠着的丝作为着力点，再拉丝造房子。正好，这只蜗牛的大小重量适中，蜘蛛就用丝把蜗牛悬到半空去了。

过了许久，蜗牛才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只是，再也找不到出路。这回真是命系悬丝，恐怕再也没有机会着陆。

这只蜗牛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的了。危险来临之际，及时躲进壳里确是明智之举。但稍微的动静，甚至一只小虫经过、或天上滴几滴雨水，都害怕得缩进壳里，结果却被一只小蜘蛛把自己当建筑材料吊在了半空。

畏缩一旦成了习惯，岂止没有出路，恐怕是活路都没了！

杨子明

七夕会

何以硬要在“江南风光”之上嫁接“亚热带风光”呢？难道只有“亚热带风光”才够风情万种？才能吸引眼球？

太湖边为什么要“种”这样的假椰子树？或许，只能归咎于主事者的审美观了。人的审美有高低，这当然不能强求一律，但问题是，你在自家客厅或私家花园尽可“种”假树假花，即使以为大美也无可；但是在公共区域，又是当地的风水宝地，总得尊重大众的审美观吧？

如此胡乱嫁接的风景，实在是大煞风景！

牌坊

阮文生

笔画刻在石上，往事在目光里不断再版。

乡村的读本校正着风吹雨打，日头每天不落在同一个地方。冬蛰一过，一天多了一根线的长头。

黑墙白瓦簇拥着牌坊，一个村子增加了重量。月亮深入井中，多少年轮在一圈圈地冰凉。重大的石头除了精雕细刻，还得一块块地加起来，这种加法高大辉煌。

又有一缕秋风，跟着乌桕树身裂开了。山野苍茫，炊烟乱了星光。家家户户的日子不一样的，可是声声诵读，茧手里的画笔，都在长长地拖拽着夜晚。

不管从正门还是耳门进去，指的都是同一个方向。石条围起的明堂，让平地 and 家居有了另一层面，雨水和光阴归积于一堂。朱红的条台和灰黄的画像，猛地的暗香。就像被猛地推进一个传说，一抬头，高大的板壁上雕着花。一只发红的竹盒，从暗黑里吊了下来。

善于运用石头的村庄，一种经典的意味在悄悄弥漫……鸟声收拢在树上，墙面浸染着灰暗——就像秸秆举起的麦穗，那些笔画带着锋芒，高过了原野和屋檐……

蜗牛上吊

杨子明